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全集

〔英〕莎士比亚◎著
WILLIAM SHAKESPEARE

朱生豪等◎译

李跃刚◎编



2



时代文艺出版社



莎士比亚全集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全集

[英] 莎士比亚 著
WILLIAM SHAKESPEARE

朱生豪 等 译

李跃刚 编



2

亨利五世

亨利六世 (上篇)

亨利六世 (中篇)

亨利六世 (下篇)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二册目录

10 部历史剧(续1)

亨利五世	419
亨利六世(上篇)	543
亨利六世(中篇)	639
亨利六世(下篇)	753

10部历史剧·第5部



The Life of King Henry the Fifth

亨利五世 | 高莹◎译

剧中人物

亨利五世(King Henry the Fifth)	
葛罗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	} 国王之弟
培福公爵(Duke of Bedford)	
爱克塞特公爵(Duke of Exeter)	国王之叔
约克公爵(Duke of York)	国王的远房叔叔
萨立斯伯雷伯爵(Earl of Salisbury)	
威斯摩兰伯爵(Earl of Westmoreland)	
华列克伯爵(Earl of Warwick)	
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伊里主教(Bishop of Ely)	
剑桥伯爵(Earl of Cambridge)	
斯克鲁普勋爵(Lord Scroop)	
托马斯·葛雷爵士(Sir Thomas Grey)	
托马斯·欧平汉爵士 (Sir Thomas Erpingham)	
高厄(Gower)	} 上尉
弗鲁爱林(Fluellen)	
麦克摩里斯(Macmorris)	
杰米(Jamy)	
培茨(Bates)	} 士兵
考特(Court)	
威廉斯(Williams)	
毕斯托尔(Pistol)	} 义结金兰
尼姆(Nym)	
巴道夫(Bardolph)	

查理六世(Charles the Sixth) 法国国王

侍童、传令官、皇太子

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

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s)

波旁公爵(Duke of Bourbon)

法国元帅(The Constable of France)

朗菩尔(Rambures)

葛朗伯莱(Grandpré)

} 法国显贵

哈弗娄总督(Governor of Harfleur)

蒙乔(Montjoy) 法国使节

两位法国大使

伊沙贝尔(Isabel) 法国的王后

凯瑟琳公主(Katharine) 法国国王、王后之女

艾丽丝(Alice) 公主的女仆

老板娘 经营野猪头酒店，昔日的伶牙俐齿的
桂嫂，如今的毕斯托尔夫人

显贵、贵妇、官员、侍卫、市民、使节、士兵等，致辞者

地点：

英国；法国

开场白

致辞者上。

致辞者 啊！四溢的缪斯女神呀，你登上了光辉灿烂的想象的天国；将王国视为舞台，让君主们扮演角色，让帝王们睁大双眼观看那伟大的一幕！——唯有如此，那英武的亨利，才像他自己，才拥有战神的派头；在他的身后，“饥饿”，“利剑”与“烈火”如同上了皮带套的猎狗一般，蹲在地上，等待一声令下。然而，在场的人们，请谅解吧！如我们这般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竟然在这用数块破木块建成的舞台上，上演着气壮山河的故事。难道说，这样的一个“斗鸡场”，可以装下一个法兰西王国？或是那么多的将士能够待在我们这个用木头做成的圆框子中？——只需他们摇晃一下头盔，保证让阿金库尔^①的空气震颤不已！请饶恕吧！可不是，一个渺小的圈圈，放在数字的后面，便成了一百万，那么，让我们根据这微不足道的作用，让你展开无限的想象吧！即使将两个强大的国家围在这些圆形

① 阿金库尔：法国北部的一个村落，亨利五世大败法军于此。

的墙内；即两国接壤（一片连在一块的高地），却被汹涌的浪涛（一道海峡）拦腰斩断，尽情地想象吧，以补偿我们的不足吧——一个人，施展分身术，将他分为一千个人，组成一支并不存在的军队。我们说到马儿，似乎千军万马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尘土四处飞舞。将我们的君主打扮得好一点，这也依赖于你们的想象力了，根据想象，让他们四处移动，在时光中跳跃，让千古万代的故事都在一个时辰里发生。为了这个任务，请让我在戏开演前，向大家致辞——只说几句开场语，这出戏，请大家多多包涵，静静地倾听。（下）

第一幕

第一场

伦敦。王宫中的前厅

坎特伯雷大主教、伊里主教上。

坎特伯雷 主教，我告诉你，早在先王登上王位的第十一个年头，就有人提出了今天的这个提案，当时，这个提案就有通过的可能性，并且确实获得了通过，有意和我们过不去；幸好那个年头兵荒马乱的，后来，这个提案被放在一边，没有过多地考虑它。

伊里 大主教，这一次，我们又如何应付呢？

坎特伯雷 我们必须研究一下。如果竟然它获得了通过，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财产即将成为别人的了，因为如此一来，所有笃信宗教的人们死后赠给教会的私人田地，必须全部上交国家；据他们预算，这笔钱可以让皇上用来供养十五个伯爵、一千五百位爵士，另加六千两百位绅士。另外，为了接济穷人与一些进入暮年、家境贫寒，而且无法劳作的老头子，可以维持一百个赈济所的开支。另外，每

年国家还可以得到一千个金镑——提案所说的就是这些。

伊里 这难道不是被别人吞吃了一块肉吗？

坎特伯雷 吃掉一块肉！——别人甚至也咬掉了我们的骨头。

伊里 那么如何应付呢？

坎特伯雷 皇上十分圣明，他的恩宠是深厚的。

伊里 并且真诚地爱着圣洁的教会。

坎特伯雷 根据他青年时期的那种浪荡劲儿，什么人能想到这一点呢？他的父王刚刚离开人世，他的野性似乎也倒了霉，随后也消亡了。没错，就在此时，“智慧”，如同天使一般，附在他的身上，高举皮鞭，赶走了藏在他的心里的罪恶的亚当；从那以后，在那个乐园，圣洁的精灵们住了下来。我从未见过什么人突然变得如此老于世故——如此彻底地重新做人，如同经受过惊涛骇浪的冲刷一般，没有任何污点。也从未见过什么人将如九头蛇那般厉害的坏习惯，^①如此迅速，并且突然把它连根拔掉了——如同现在的皇上那般。

伊里 这种转变是件好事，我们很有福气。

坎特伯雷 听他讲述圣洁的教规，你不由自主地极其地佩服他，心中希望皇上成了神父；听他商讨国事呢，你会说，原来他终生研究这门学问；倾听他谈论兵法，那么，在你的耳中，恐怖的战争变成了轻柔的乐曲。无论是什么样的国事，一旦让他来处理，难解的结也迎刃而解——如同他随手把自己的袜带子解开似的。他一说话，空气，那无法

^① 在希腊神话中，勒耳涅地方有九头的水蛇，赫拉克勒斯与之力战，但每劈一头，它立即又生出两个头来。

无天的淘气包,就安分了;人们将双耳竖了起来,当倾听那妙不可言的高论时,他们发出无言的赞叹。如此说来,肯定是实践和人生的阅历使他拥有如此深奥的思想。可这不多见呀,他怎会学会如此多的东西;他明明是在一条繁华的路上行走,与他打交道的都是一些无知的人,他的时光全都消磨在风月场中;无人发现过他手持书本,或者是走出嘈杂之地,走出下流的人群,来让心儿静一静。

伊里 在荨麻下,草莓最易存活,名种与较差的果树生长在一起时,那果实就会更多,更甜美。亲王那聪明的禀性,也一样被荒唐所掩盖而已;自不必说,如同夏草一般,在晚上,生长速度最快,无人察觉,然而只是一味地生长。

坎特伯雷 肯定如此;如今不会有奇迹了,我们不能否认,一种东西变得完美起来,自然有自己的道理。

伊里 然而,好主教,下院所提的议案,如今被批驳得如何了?皇上是赞同还是反对呀?

坎特伯雷 他好像是保持中立,或者说他偏向我们,而并非偏向提案者,一起反对我们——我曾经和圣上谈论过眼下的形势,谈得十分详细,还谈及了法兰西的事情;我曾经借教士会议的名义向圣上保证: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我们拿定了主意,将一笔巨款捐给朝廷,这笔钱比宗教界任何一次供给先王们的献款都要多。

伊里 当你发了誓后,皇上反应如何,大主教?

坎特伯雷 皇上很高兴;只是他正忙着,无暇听我谈及别的事情;否则,据我察言观色,他很高兴听我详细地讲述那些有据可查的宗谱,讲他如何正大光明地应该统治一些公

国；又如何，因为他是爱德华的曾孙，有权利戴上法兰西的王冠，登上法兰西的王位。

伊里 是何事让他忙碌不堪，使他无法继续听你讲呢？

坎特伯雷 正值那时，法兰西大使要求拜见皇上——我想，该召见他了吧；此时可是四点？

伊里 不错。

坎特伯雷 那么，我们进屋去吧，听听他们此次前来有何任务——实际上，那个法兰西人不必说，我一下子就猜到了他的来意。

伊里 我愿随你同去——我也渴望倾听呢。（两人同下）

第二场

同上。王宫议厅中

亨利王、葛罗斯特、培福、爱克塞特、华列克、威斯摩兰、侍卫上。

亨利王 我那仁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现在何处？

爱克塞特 他不在此处。

亨利王 去把他请来，好叔父。

威斯摩兰 我们是否传大使进来，陛下？

亨利王 稍等一下，姑父。我们正在思考关于英法两国的重要事情，让我们先排除自己的疑虑，随后再召他们进宫。

坎特伯雷大主教，伊里主教上。

坎特伯雷 希望上帝和天使保卫陛下的圣位，希望圣上与山河同在！

亨利王 对你的好意，我深表感谢。大主教你学富五车，我有

一个请求,你讲讲——必须公正,忠诚——我们的继承权是不是应该被法兰西奉行的“舍拉继承法”所剥夺,上帝明察,我的忠心耿耿的大臣,当你解释这个问题时,万万不可颠倒黑白,东拉西扯;更不可仗着自己聪明,便明明知道,却故意犯错,使自己的灵魂无法摆脱罪名,居然虚造出一个不符法律的名位,无法经受大众曝光,让众人评议。原因就在于,上帝知道,今天还舒适地活在人世的多少男子,就因为作为大主教的你的只言片语,便将尸骨无存——因为我们会根据你的话采取措施,因此你必须认认真真地考虑此事。此时你的赌注是我们的性命,你将把那沉醉在梦乡中的干戈惊醒,我以上帝的名义,吩咐你认真想想。一旦这样的两个王国交起火来,那么或死或杀的绝对不会是数十人,数百人的事情。在沙场中,每滴流淌着的毫无过错的鲜血,都代表着一声悲嚎,一种气愤的指责——指责那个充当战争先锋,危害生灵的人。只要不忘记这严肃的祷告,你就开始讲吧,大主教;我们认真地倾听着,不放过你的每一句话,并且深信不疑,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有一颗无比纯洁、如同受洗过的没有任何罪恶的心灵。

坎特伯雷 那么,我就对你们说吧,英明的圣上,还有你们——当今圣上的各位王公大臣拥有生命和职位,他们无法对圣上向法兰西提出的关于王位的要求表示反对,唯有一条这样的理由——法拉蒙当政时,制定了一条这样的法律:

舍拉族统治下的女人不能继承任何东西。

而法国人对此进行曲解,将“舍拉族统治下”解释为法兰西的统治下,而且认为这条法律的制订者是法拉蒙,他剥

夺了妇女的权利。然而他的史学家却毫不通融地称舍拉区位于日耳曼的国土之上,它的两边分别是舍拉河和易北河。当年,查理曼大帝打败了萨克逊族后,一些法国人开始在那里定居,然而他们十分反感日耳曼女性的那种轻浮的举止,于是,他们制定了这条法律,即“舍拉族土地的女人没有继承权”,这个舍拉区,我已提过,位于易北河与舍拉河之间——现在被日耳曼人称为“迈森”。那么,不难看出,制定“舍拉继承法”的目的并非在法兰西付诸实施;另外,直至国王法拉蒙死后的四百二十一年,舍拉族的土地才被法兰西占为己有;而人们却毫无道理地认为是法拉蒙王制定了这条法律。而在我主的四百二十六年,法拉蒙王离开了人世,在八百〇五年,萨克逊族臣服于查理曼大帝,使法兰西的领地扩展到舍拉族的那一边。另外,他们的史学家们认为,剥夺了喜尔德利王权的培平王正是克罗退尔王的女儿白莉蒂尔的子孙,作为一个平平凡凡的继承人,他成了法兰西国王。休·盖卑也是这样,他称自己是林贾尔郡主的后代——即查理曼的外孙,路易王的曾外孙,查理曼大帝的玄外孙,便将洛林公爵查理的王位占为己有——而此人才是查理曼大帝嫡系的唯一的后代——并且以此四处宣扬,他成为国王,于情于理都不过分——然而说实在的,这本来就是稀里糊涂的。另外,路易十世,他是篡夺王位的盖卑的唯一的儿子,他将法兰西王冠戴在头上,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直至最后,他的心才平静下来,因为经过查证,他已经知道他的奶奶伊莎贝尔皇后系郡主爱芒贾尔的嫡系亲属,而适才所说的洛

林公爵查理正是这位君主的父王——如此亲上加亲，于是，查理曼大帝的血缘便与法兰西的王冠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此一来，便如同夏日的太阳一般亮晃晃的，培平登上王位，休·盖卑成为国王，路易毫无愧疚地登上王位，这一切都是根据母亲那一方的权利的名分。如此一来，法兰西王位代代相传，直到现在，然而他们又把这个“舍拉继承法”搬了出来，意欲不让陛下以外孙的身份登上王位。他们爱玩弄玄虚，然而却不愿坦坦荡荡地为自己辩护，他们非要夺取你以及你的先人所应拥有的名位。

亨利王 我要求继承王位，然而合情合理，无愧于自己的良知？

坎特伯雷 否则，让我遭到罪孽吧，人人敬畏的君主！《民数记》一书清楚地记载着：如果人失去了生命，没有后代，就必须让女儿继承自己的产业。^① 圣明的君主，捍卫自己的权益，把你那红红的军旗展开，回忆一下你那声名赫赫的先人吧！严肃而威武的君主，前往你曾祖父的坟墓前吧，你的名分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便向他的灵魂祈求，请他显灵。然后前往你的叔祖父黑太子爱德华的陵园吧，在法兰西，他曾经创造了凄惨的一幕——法兰西大军被他打得七零八落，那时候，在山顶上，他那威严的父王正立在那里，面带微笑，注视着他的威猛的儿子踩着法兰西贵族的鲜血，冲来冲去。尊贵的英国人呀，你们只需把一半的力量腾出来，便可以对付所有的法兰西军队，让另一半的军队站在一边，谈笑风生，没想到他们由于没有活动筋

^① 此句记载之事，摘自《旧约·民数记》。